



## 凤凰

星期二

2025年6月10日

□主编：郝良  
□责编：王梅  
□编辑：罗烽烈

## 巴山夜雨

邮箱：  
3213456266@qq.com

版  
07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账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  
尽在南门口

落。岳母补充了一句，唉！也不止他一个人遇到。前天赶集还听说谁谁谁在超市也被发现使用假钱，那个老太婆说是两个月前从同一家银行取的农业直补款。我转过头问岳父，银行柜台有摄像头吗？岳父吞吞吐吐地说，记不起……也没注意。我继续问报警了吗？岳母说，去问了，村上的干部说时间太久了，缺乏证据，哪个说得清楚？唉！算了，人老了就是不中用，以后让你们年轻人去银行办事，这次就自认倒霉咯。听着岳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语气，看着岳父自惭形秽又一脸无辜的表情，我连忙宽慰二老，用真钞和假钱混杂比对，现场教学如何识别“李鬼”和“李逵”。岳父愤愤不平地说，要是能追回这400元钱，他愿意捐献给希望工程。说完继续郁郁寡欢。

望着岳父额头上古铜色的沟壑，我暗自决定，尝试为偏远山村的老人们讨个公道。我在手机上搜索市长信箱，如实反映情况，是否会被受理，内心并没抱多大希望。让我始料未及的是，市委书记竟然在深夜给我的邮箱回复，让我第一次知道类似的公共邮箱是有人收阅的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成了岳父晚年最大的自豪和感动。

市公安局第二天就派人登门到岳父家调查。由于我给市长信箱写信反映情况，没有告诉任何人，警察上门调查，把老实本分的岳父岳母吓得六神无主，岳父赌咒发誓说，他不追究假钱的事了。警察哭笑不得地说，就是您不追究，我们也要把这种违法行为一查到底。

没过多久，银行的那个“实习生”被警察带走了。银行行长和警察亲自给岳父送来400元现金，岳父执意委托警察捐给希望工程，说是他对市委书记关心的报答。从此，岳父再也没取过假钱。

风烛残年的老人，看一次就少一次。前几天，又回去看望岳父。他说，村里定期组织免费体检，身体无大碍。做了白内障手术，备了一堆常用药。

小满未满，千断田坎。岳父端着酒杯说，今年可能干旱，一定要顾惜粮食。

我说，还是不种地了，跟我走吧，每天吃口热乎的。岳父文绉绉地说，生命在于运动，我哪都不去，在家里最好。我说，万一生病或动不了呢？他微笑着说，没事，对比你岳母，还有我兄弟和弟媳妇，我已经多赚了这些年，现在对农民的政策好得很。再说，人终归都会走的，怕啥子？到了那一天，你们回来把我撬出去就行。

撬出去，那个院子和大山在心里就彻底空了，只会长满茂盛的野草。看着不胜酒力的他，一双筷子举重若轻，我陷入沉思和矛盾，“越过山丘，发现无人守候”，把岳父的“岳”字拆开，不正是山丘吗？餐桌上的气氛略显凝重，我连忙转移话题，说您有高血压尽量不喝酒。我担心岳父哪天酩酊大醉，摔坏了孱弱的身子；却又害怕他滴酒不沾，始终清醒，随时想起没完没了的农活和庄稼的痛楚。他那些从堂屋搬到菜园边长眠的亲人，天作被地当床，薄雾弥漫着鼻梁形状的小土包，让整座沉默寡言的大山增加了厚度和高度。

岳父还在深山里独自生活着，土地和庄稼就陪他生活着。时隐时现的犬吠鸡叫，让大山显得更加空旷和寂寥。

## 岳父

□马林(重庆)

一座山混到寂寂无闻，无外乎这座山本身其貌不扬，又没庙宇或贤能互相加持彼此成就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这座山地处一脚踏几省或几县交界处，仿佛一块静止的浮冰，纵然在阳光照耀下，也只是冒着绿幽幽的寒气。

年近八旬的岳父，一个比“中年闰土”还木讷的老人，就独居在川北一座郁郁葱葱的无名大山里。任凭远方的儿女百般游说随迁生活，他总是强调那么多土地那么多牲口，荒废了可惜，像岩石一样固执。时间长了，为了缓解内心的歉疚和不安，我试图心安理得地安慰自己，劝一个按节气擦拭亲人墓碑的长者，放弃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，无异于骨肉分离，只能多抽空去探望或打电话，自我解嘲为“山不过来我就过去”。每次通电话，他开始是反复描述各种庄稼和猪鸡猫狗的长势，接着给我重温市委书记亲自关心过他的一件往事。任凭我说好的好的先这样吧，他仍迟迟不愿挂掉电话，像个留守儿童，在家门口拉着即将远行的父母的衣角。

那座山海拔约500米，山顶上有几个人烟稀少的村落，山梁上有一条蜿蜒的水泥路。以羊肠小道为界，山上山下各属一个县市。赶集的日子，岳父偶尔会从山脚下出发，沿着落叶覆盖的林荫小道，一步一步攀爬到“天上的街市”，这是他一生步履远足为数不多的目的地，要么去银行存卖仔猪的钱，要么去理发，要么去买种子或肥料。岳父本就身材单薄，年事已高便显得异常矮小，背着一个硕大的竹篾背篓，背篓和山路呈30度的锐角几乎贴在一起，呈“之”字形摇晃着缓缓移动，看不到他整个人影。

三年前，岳父除了在岳母的逼迫下才去赶集，其余时间都不会轻易外出。无论天晴下雨，还是打霜落雪，岳父的主要活动场所就是在顺着山势倾斜的坡地里，挖地除草，浇水施肥，播种收割，忙碌着永远也做不完的农活。农活永远做不完，并非劳动效率低，而是岳父每年会在“寸土寸金”的山腰，围绕崖边林下的角落，见缝插针，开疆拓土，不断开垦出一块块零散的耕地。这种“男主内，女主外”的生活情景，直到岳母罹患重病撒手人寰后，岳父

才正式开始“当家作主”。岳父难得炒菜烹饪，习惯凌晨起床熬一锅清汤寡水的稀饭，或一盒无油无盐的面糊，一碟咸菜，将就吃一天。我建议他每餐做新鲜的饭菜，多吃点油荤补充营养。他回答说，那样好是好，但会“耽搁工”。这个答案不只适用于做饭，家里的鸡鸭鹅蛋猪肉等，常常在冰柜里整整齐齐地坏掉。我说，不吃就拿到街上卖了呗，买点喜欢吃的东西。他说，卖不到几个钱，还“耽搁工”。有一次，他在电话里给我说，那只最温顺的老母鸡好多天没回窝了，估计是被黄鼠狼或老鹰等野物祸害了。又隔了一段时间，他告诉我，离家出走的母鸡不晓得什么时候，带着一群活蹦乱跳的小鸡仔，突然回到了院子里，叽叽喳喳吵着找他要吃的。除了一大群鸡鸭鹅，岳父还养了一只猫，两条双眼浑浊的老狗，及一头按时产仔的黑毛母猪，人吃一餐它们就跟着吃一餐，饱一顿饿一顿地过着。每当我说，年纪大了，少种点庄稼。他就说，那么多张嘴，需要很多粮食呢。于是，他披星戴月地趴在山腰上那一块块地里，收完小麦种玉米，收完玉米种油菜……岳父忙，土地更忙，忙得杂草一年四季都来不及生长。家里所有的木柜壁仓，包括他未来某一天自己使用的“寿木”里，都装满了不同年份的五谷杂粮。最清闲的，莫过于卧室里的电视机，每天晚上除了播报本地天气预报和新闻联播，让岳父听闻天下大事，其余时间都身披一块粉红色纱巾，足不出户，静若处子。

无论见面还是打电话，岳父必提那件让他耿耿于怀的陈年旧事，每次都感叹市委书记那么忙还不忘关心他。

那是2010年春节，在外务工的我回到岳父家，发现岳父说话期期艾艾，心事重重。岳母说，他遭到了假钱骗局。啊？什么情况？我追问。岳母说，年前她派岳父到镇上的银行，去取当年的农业直补款，岳父将400元现金小心翼翼地揣回家，交给她锁在木箱里。当她将那400元现金带到学校给外甥女交生活费时，老师坐在验钞机旁，扯着嗓子，当众告知全是假钱，并提示一句，以后再也不要让你们家打工的年轻人拿假钱来糊弄学校。生性好强的岳母顿觉颜面尽失，赶回家将岳父一通数

在我的玩乐里  
轻得如过眼烟云

长大后  
父亲这两个字很沉  
在我担起的家业里  
沉得那一头快要触到了脚后跟

而今  
父亲这两个字很重  
在我养老送终的责任和孝心里  
重得胜过一副棺材千钧

父亲终于放下了我们  
已过鲐背之年的父亲

终于放下了我们  
像近杖朝之年放下土地和庄稼一样  
家里的事  
都不闻不问

儿女们都有着落  
孙辈们出息了  
他也有了荣耀和好心情  
像个小孩似的  
饭后 自找他的那些老玩伴儿去了

什么都放下了  
什么都依靠我们  
还童的心  
什么都询问

轻

我看到  
父亲的微笑  
像长了翅膀般光亮  
漾起来了  
有风 在飞翔

腰杆挺直  
释了大半生重负  
卸下几代人  
那几亩三分地和老家

乘着儿孙们的荣光  
连走路  
都有了弹性  
小孩般的无声

父亲的微笑

就像弥勒佛  
笑迎苦海 乐送福徒

微笑秋月春风  
微笑酷暑严冬  
微笑一蓑烟雨  
微笑阴霾后的晴空

父亲的微笑  
从没有凋谢过  
永远灿开着好梦

父亲

小时候  
父亲这两个字很轻

父亲(组诗)

□杨建国(四川)